

江陰游擊漫記



江南叢書之二

江陰游擊漫記

歐陽戈著

烽火裏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這，血的日子，我們是永遠地不會遺忘了的！

當這恬靜的過去有過光榮歷史的古城——江陰——睡在血泊裏的時候，漫天的烽火，摧毀了牠整個的軀體，二千以上的非戰鬥員被無條件的殘殺屠戮，無數馴良的婦女被恣意姦淫玩弄，在西門汽車站附近，三百多個英勇的年青桂軍被燒灼和活埋了，還有……還有在更大的平原上，人間罕有的慘劇正在無限制的繼續演出。

這是一個奇大的恥辱！對於每個黃帝子孫，爲了自由，爲了正義，更爲了民族的解放，世界的和平，我們必定要復仇！

古城游擊漫記



在故鄉的懷抱裏，一個村，二個村……一個鎮，二個鎮……一個地方，二個地方……血的鉄鏈把羣衆打成一片。江陰二十萬的農民，工人和商人，忿怒的激昂的起來了。他們豎起了血的旗幟，秉着特有的地方性——拗悍和倔強，懷了火熱的連繫的同樣的心緒，大家一齊亢奮的攬起手來，站上了爭鬥的哨崗，準備發動廣泛的游擊戰爭，向民族最大的敵人，用血來把血債償清！

「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我們要用血來爭取！」大眾始終的信仰着。

他們都有着鐵的意志，熱的胸膛。他們不再憧憬着美滿的夢境，不再留戀着破殘的生命，他們有廣大的羣衆，更擁有羣衆的力量，拿這血肉的力量，當作惟一的武器，向那些世界的屠手，辱國的敗類，進攻！奮鬥！

「我們愛死」，那偉大的光榮的死！——我們願意！我們願意！——在一個黑暗的破廟裏，爭鬥的一羣，曾經高舉着手，這樣的宣誓。

漫天的烽火裏，在故鄉的懷抱中，歌聲雄壯的粗獷的起了：

「上好子彈，瞄準敵人！——」

一槍打一個！一步一前進！

我們有鉄的意志！

我們是鉄的軍！

維護中華民族！

還我自由身！……」

這聲音，不斷的震響，響應……這鋼鉄一樣的聲音，瀰漫了整個的原野！
殘傷的古城怒吼了！

游擊系統

一九三八年二月，在東鄉的一個有着二百住戶的小市鎮上，正式的成立了一個有系統的游擊組織，這就是忠義救國軍第五支隊的誕生，在短時間內，它很快的成長起來了。各個另星的救亡團體和小組織的游擊散部，都毫無成見的投向這個系統。甚至於各地方的自衛團（註一）也放棄了他們惟一僅以「自衛」為目的的錯誤觀念，而轉向更大的一個鵲的——民族解放！攜帶着他們的槍彈們歸附到另一個旗幟下，來參加那更神聖的爭鬥工作。這一個有力的趨勢，使忠義救國軍第五支隊成

功了全縣發動游擊戰的主要核心和動力。

第五支隊的領導者是由着朱開長和袁專員二位分任協助。朱開長出身農家，以前曾經參加過秘密的革命工作，也因此而入獄過。他身懷絕技，能够雙手同時上彈發槍。一向很得地方人士的信仰和擁護的。袁專員是有着一個政治頭腦的人物，也是一個國民黨員。他是中央委員的一個專員，當然也很有來歷的。這一個救亡的集團，在二個卓越的人材領導下（註二），開始困苦約在惡劣的環境中進行着艱巨的工作。

年青的農民，丟下了他們的焦地和着失業的工人和商人，整批的跑來入伍。六個月中，第五支隊的幹部，竟由一個中隊擴大到四個中隊——三個中隊和一個特務中隊，——他們的實力，竟由一千增加到三萬左右，雖然經費是極度的不足，敵人的威脅日漸加強，但是並不能影響入伍者的熱烈的趨向。

這無疑的是一個偉大的力量，每個中隊可以動員八百到二千的人，每一個角落裏幾乎都有着附屬的小部隊。在西鄉澄鎮公路地區，有新四軍的梅臣漢和陳小舫部隊。在澄錫邊境，有第八支隊的周正剛部隊。在琴澄邊境，有包某部隊。在東鄉澄錫公路和沿長江一帶，則有直隸幹部四中隊等等

游擊勢力籠罩整個的澄江（江陰）和錫（無錫）琴（常熟）武（常州）三縣邊境。隊裏經費的來源，四分之一是政府供給，四分之一是地方捐助，四分之一是由港口（長江口岸）和要道抽低率的卡稅維持。

不久縣政府和縣黨部重新恢復，相互協理抗敵事宜，積極推行救亡工作。

在這裏，我們不能再分得清楚誰是「民」，誰是「軍」了，因為游擊隊員百分之九十五是老百姓，而老百姓也百分之九五是游擊隊員了。

隊部裏的工作

第五支隊的工作歷程，可以劃分成二個階段，這二個階段其實是不很分得清楚的。

成立後的六個月是第一階段，這期的工作普遍的注重於本身方面，基礎的建立和組織的健全，如部隊的竭力做進一步的淨化工作，同時加緊訓練，增強部隊力量，剷除地方土匪，集中各方的散落槍件，聯絡鄰縣的救亡集團，採取共同一致的步驟，以求貫徹。這期的重心是在政治工作，很少和敵人接觸，所以可以說是創建時期。

當一九三八年六月以後，部隊跨入了新的階段，工作開始歸向本區——重視游擊戰的發揮。但是第一期的政治工作依舊重視着，而且向民間發展。其實這裏的羣衆的政治意識——當知游擊隊員也在內——太薄弱了，這是一個普遍的大弱點，所以必須並重政治工作來充實他們。

這期的具體的工作計劃，大約可以分成下列數項：

甲 對於敵人的：

一、破壞交通，截斷澄錫，鎮澄，澄琴三公路，（琴澄公路未完成，這裏可以作他孔道說）使敵人失却連繫。

二、隨時乘虛襲擊，奪取軍火兵糧。

三、防止仇貨，從各港口要道輸入，且隨加消滅。

四、進行反宣傳。

五、酌量情形，摧毀敵人復興的村鎮城市，厲行焦土。

六、嚴懲漢奸和親善者等等。

乙 對於民衆的：

- 一、具體宣傳反封建反侵略。
- 二、厲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 三、闢清敵方謠言解釋時事演變。
- 四、堅定羣衆對於政府的信心。
- 五、隨時隨地檢舉間諜供給情報。
- 六、愛護民衆，溶合民意，謀地方安全。
- 七、力求民衆即隊員，隊員即民衆，不使分成階級，發生隔膜等等。

當記者接近他們的時候，正是他們新階段的開始。（以下所記也大多數是屬於後期內的）爲了故鄉的復仇，爲了祖國的解放，整個古城的羣衆，在忠義救國軍第五支隊底先驅下，在同一個的信仰和重任下，血的爭鬥開展了。

（註一）國軍西撤，盜賊蜂起，各地組織自衛隊，保衛各人的村家。

（註二）九月，朱團長因病離職，全任暫由袁專員負責。

一個隊員的故事

七月裏的一個舒適的晚上，天氣很熱，一小隊工作完畢的遊擊員，正羣集在打麥場上游散。其中有一個年青的遊擊員開始向記者講着一個動聽的故事，那是這青年的一個經歷的故事。他用了帶些詼諧的聲調講述：

「素被譽稱的『忠義之邦』——清兵入侵全城不屈而死遂得其名——竟出了不肖的子孫，好一個假借『維持治安』的幌子，城裏產生了『維持會』，還居然有委員長，局長，委員……嚇嚇，好大威風，包車，轎子，踱進去，踱出來，還會裝上尾巴，擺着頭，阿諛他眼睛中的至尊，獻媚他的身屬的主人。他們沒有了良心，錢就是他們的良心。他們眼睛抬得高高的，擺着滿身傲慢，哼着鼻子打官話：『嘿！怕什麼烏合之衆，皇軍保護着我們呢！皇軍是多麼的大公無私至高無上啊！』」

好漂亮話，把顏色他看！

是一個下午，指揮部裏得到了一個密報，說新委員長胡某在東門××地方。立刻，我和七八個被派的弟兄們，興高采烈的帶着短傢伙趕向那裏去。雖然近城危險，那有什麼關係，老實說，城裏

是他們的世界，城外便是我們的天地，不，城裏一部份也已經是我們的了。天還沒多晚，那渾蛋果然在那裏，我分了三個兄弟門外照應，就衝進去。哈，多適意，那東西還躺在藤椅裏喝茶，清靜哩！我一進去，他們的臉色真難看，全身哆嗦着，但還圖賴似地吶吶的招呼我們。幾枝短傢伙守住了屋子裏的人，我單刀直入的說：「別噁嚇，請你跟我们走！到指揮部再跟你講！」他含含糊糊，知道跟我們走沒有好結果，他想逃走，他想呼喊，又想央求，大家拉他，他祇死賴着。一個兄弟怒火無可扼抑了，向我說：「這種人？隊長，一角七！」（註）「槍機在我的手上一動，一陣火藥味，他要喊沒有喊得出，一陣劇烈的抽搐，便向老家上任去了。我們搜搜看看，血流了一地，家人都捆綁着嚇昏了，沒有什麼。我們警告了一番，把鎗插入懷裏，滿意的一同離開了那個處所。

明天，僞報上印着大字，城裏特別戒嚴，還聲稱緝拿我們。但是，哈哈，我却太平的在這裏吸着煙，和一個新朋友講着這東西呢！

哈哈，地方少了一個賊，算界多了一個官，老哥！再會，現在我要換崗去了。

這個年青的小隊長，不久就調到別處去，很可惜的，後來竟在八一三出動裏，壯烈死了。

（註）送他命的隱語。

結 鬼 緣

前三天僞「委員長」胡某步的被暗殺，促成了日軍初次清鄉的原因。在七月十號那天，除了城門口多添了一倍以上的崗位，進城的一概要有「良民證」，並且嚴加搜查外，還來了一套鬼把戲——大隊人馬聲勢煥赫的出城下鄉來，恐嚇，搜捕，巡邏。

「滑打開希滑，皇軍，多麼威武啊！」

來一個示威，來一個清鄉。

天氣暴熱，熱得像火燒，日軍多麼威武啊！銅盔歪在半邊，黃呢制服敞開，汗把制服染黑了，槍無力的托着，脚步滯重的拖動，喘裏不住的喘氣……於是開始踏踏（註一），一隻，二隻，三隻……十三隻船裝滿了銅盔，鉄器和一大半的日軍。一小半疲乏的前哨沿着河奔跑。

比較注目的小市鎮全被示威者認為是匪區。劍一匪區，就是一個迅速的包圍，抄，搶，搜，捕，得不到什麼，便急急的離開了。而且必須趕快走，走到認為非匪區的地方去歇息，徵發，住宿，那才會安下蠢笨的心來。

這一個爽快的接應，便在非匪區裏發生了。是故鄉農曆須要結鬼緣（註二）的陽歷日子——七月半，第三大隊接到了指揮部來的命令，大家樂得跳起來，準備在祝塘北面，一道水路要道叫艾家橋地方，來一個大大的結鬼緣。大家的槍枝擦得更雪亮，大刀上找不到一點小鏽斑，手榴彈是選最好的，子彈膨脹的掛滿胸前，每個人多是高興的高興得馬上要發狂了！因為大大的幹一下子，還是第一次呢！

艾家橋這地方形勢真好，一條靜靜的幹河在這裏流過，岸地聳得很高，上面全栽著碧綠的桑樹，四周是田野，疏密的散佈了幾個小小的村莊，地勢是很適宜的。鳥在樹叢裏唱，邨人在自己的田裏耘，稻秧是長得很高了，空氣也是和暖靜穆的。在這裏，偉大的大隊年青游擊戰士們，努力的化了一夜工夫，草席佈置得很妥帖。大家急切的期待着，期待不久的時候，那一個快爆發的血的爭鬥。

隊員們全都相信他們決不會失却這個機會。最高的指揮人也同在這裏，大家更覺興奮。情報不斷的傳過來，他們知道日軍的行動，像知道自己的手掌線紋一樣清楚，明白。

這條河的那一端是無錫，十三隻船駛往無錫一定要經過這裏。現在，船已經抵祝塘鎮了，他們

在桑樹叢裏架上了機關槍和步槍，伏在地上瞧下面河裏的情景很清楚，槍口據高臨下，發揮力當然也是很大的。假如在河裏要對付上面，却比較困難，因為有高的泥岸掩護，的確他們已處在優越的地位，準定給日軍來一個重創。

空氣越來越緊張，大家的眼睛死釘着前面。當剪水的聲音剛傳進耳朵，馬上，他們的呼吸像停止了，心一沉下去，機槍逼得更緊。

日軍安謐的全數在船上，得意的覺得在非匪區裏是可以舒服一點。船裏，有二個軍官正喝着剛發發來的燒酒，歡笑着十三隻船迅速的駛行，二百多條魚漸漸的進入了早為安排下的網。

霎那，隊員們把網散開，進行了一個大包圍。

半溜彈怒吼着，機關槍格格格的笑，步槍尖聲的叫，子彈像雨滴一樣的洒下去，呼號，吶喊，水花，火光，血肉……總算演出了一齣交響曲。太陽掛得很高了，槍聲稀起來，終於恢復靜止。小輪拖着凌落的船去遠了，河水淡紅的有幾具屍體漂浮着。

一部偉大的處女作，終於在興奮中完成了。

事後指揮部調查，連上岸逃走被鄉民砍死的日軍，一共死傷了一百另三個人，同時還獲得了

大堆三八式的步槍，鋼盔，子彈和一具德國製的機關槍。自己僅只有三死五傷，鄉民比較多一點，大約死傷十多個。一星期後，艾家橋被蘇州援軍開來燒毀了二個小村莊。

（註一）強佔民船。

（註二）澄地的一種風俗就是賑濟野鬼以便結結緣份。

出 動

八月一日開始，天連日不斷的落雨，落得沉寂極了。離「八一三」還有五天的一個深夜裏，指揮部突然發出一個緊急命令，除特務一中隊外，叫全體隊員趕快集合，整裝出發。

大家早已預料是出動到京滬線上去的，一齊精神抖擻，立刻從睡床上爬起來，趕向集合地去，聽候指揮部的調排。

夜半十一時二十七分，先行部隊首先用有力的加速步伐向黑暗中邁進，接着，像長蛇似的大隊也開始隨着移動。爲了小鋼砲攜帶不便，僅只帶了大量的爆炸藥，尤其手榴彈是最普遍的。此外還帶了許多鏟，鋤，斧等鐵器。

天氣比平日特別的惡劣。雨像懸崖上沖下來的瀑布，風呼嘯着成塊的滾來滾去，簡直能拔樹倒屋，氣溫由酷熱降到異冷，四面是廣闊的田野，沒有一些村店。大家淋得像落湯鷄，一步一滑的在不熟悉的田徑上摸索，暴風搖弄地鞭打着我們（記者這次會隨行），幾乎使我們不能再趕路了。沒辦法，大家抹去糊了眼睛的雨水，脫了老百姓贈送的麻筋草鞋，緊緊靠着鼓起勁迂緩的走。我們必須要在早晨七點鐘在無錫××集合。

風勢雨勢越來越利害，每個人闔開風雨低着頭向前衝。

天發白了，風小下去，毛毛雨濛濛的迷天洒下，我們總算準時趕到了集中地。

集中地擠着很多人，每個人的臉上是嚴肅沉着的，除了馬嘶和鉄器相擊聲外，幾乎全歸於寂靜。我們大家把衣服脫下來，聚集在熊熊的火堆旁，絞出水烘乾了再穿上。

最後，第五支隊奉令，由第九支隊協助，擔負從蘇州到望亭的那段拆毀軌道工作。

我們沿着軌道從小路進展，除了比較重的地方有一些日軍守防外，別處一些影兒也沒瞧見，這或許日軍人數分配不夠，或是爲了胆怯的緣故，當他們曾經嘗過我們的味道以後，一路上沒有接觸，也沒有受到強力干涉，很容易的先行部隊已經通知前面就是蘇州許墅關了。

大隊開始停下來，指揮吩咐留一中隊和日軍周旋，餘外的參加拆卸毀壞鐵軌工作。

「注意！只要消耗戰就夠了！」

朱國長用手組成喇叭放在嘴上，大聲的翻覆着這一句，向周旋敵軍的一中隊喊。伏下，睡倒，一排槍震響在岑靜的田野裏。

「咚！咚咚！……」

「咚！咚咚！……」

不斷的，從靜墅關那邊，開始在一個暫時的沉寂後，響應起來，小鋼炮密如聯珠的放射，每分鐘平均約有三發到四發，一直延遲到半小時後，才稍稍的靜起來。日軍不知我們的虛實，始終駐守着沒有敢衝鋒。

炸藥在黑夜裏開着美麗的花，破殘的鐵軌躺在地上呻吟，我們却緊張的工作。遠處響着飛機底抖動的微聲，但是僥倖的卻沒有注意到我們這裏的一羣。

又是一排鎗，在對方砲聲一停止時。

仍舊是密集的小鋼砲的還擊。

他靜我動，他勸我靜，就這樣子，我們用少量的消耗誘得了百倍的代價。

維持到一夜過後，任務告成，一部分的路軌，在人多手快的處理下，炸壞了被沉進到遠距離的大塘河裏。

八月十五號晨曦，大隊安然的離開蘇州潛墅關，回到無錫××的休息地。

第某號鐵路橋

二十一號吧，天氣已經很晚了。暮色蒼茫中，我們離開了無錫××地方底一個小村，一個給我們混得很熟，曾經在那裏度過一星期在火堆旁和操練裏的小村，動身前往京滬線上第×號鐵路橋去。那裏離開三四里路光景就是望亭，大約駐守三百多個日軍。

第一中隊的幾位同志在橋面上紮成幾個草人，因為日軍是輕易不肯越出駐守地一步的，這樣很可以利用擾亂日軍的目標射擊。

天空裏突然出現了一隻銀灰色的敵機，嗡嗡的唱，來回的打圈子。但是大家匿藏在深深的稻田裏是不容易被發見的。不久，這東西找不到目的物也就去了。

第一大隊和第三大隊的任務是從左面包抄出動側擊，全部的主力也完全傾注在這側面的突擊上。餘外的隊員，在鐵路橋周圍，散成環形，牽制正面，誘使日軍的注意力，使左而主力容易突進。號鎗一響，空氣頓時緊張，沈靜的原野不久就陷入驟急的槍聲裏。子彈尖嘯的在每個人頭上掠過，一陣緊密一陣，日軍的機關槍和迫擊砲，彷彿雨那樣的集中地洒在鐵路橋四面。

「哄！……豁喇喇！……」一個日方的砲彈正打在橋標上，草人和鐵路橋像雪崩也似的傾塌在湍急的河流裏。

突然，一個驚天動地的吶喊，在左側，二大隊英勇的游擊戰士，出其不意，一齊奮不顧身的從田窪裏衝了過去，立刻構成了一種使人麻木的可怖的聲音，震撼了整個的原野。前面的人倒下了，後面的人又衝上去，血肉滿天飛舞，大刀在人堆裏竄……人忘了生，也忘了死，只有向前！只有向前！

短兵相接延長到半小時，日軍死傷了五六十名，終於被迫後退了！

真要命！子彈的缺乏，使我們在三小時內就結束了這個戰鬥。雖然自己傷了一個中隊長，陣亡了好幾個隊員，但是我們獲得了十一枝來福鎗，豈匹很好的馬，三百發子彈和二挺最有用的輕機鎗

槍等。

經過另外幾次的小接觸後，在八月底，我們在無錫××橋集合。江陰方面連夜送來了三百多雙草鞋——實在的，有許多人的蔴筋草鞋多破壞得不能再穿了，必定要換上新的才能上路。

小隊剛抵家鄉××，就有許多人跑來熱烈的歡迎。這一次的出動就在歡聲裏結束了。

俘虜

初冬的太陽，暖洋洋的照着正在爭鬥中成長起來的□□村。在打麥場上，記者浴着陽光，看三位洪流社（註一）裏的幹員在教練三十四名全在十五歲以下的村童唱救國軍歌，那個原詞曾被改組過的歌曲，很嘹亮的天真的在小戰士們的口裏唱出了，在恬靜的籠着晨霧的田野上飛越。

「你們早啊！哈，哈，喂！要看活「赤佬」（註二）哦？」田塍上來了一個特務隊的班長老張，和記者混得很歸熟的二個年青農人，他用着掩不住的喜悅招呼我們。

「活赤佬」三字吸引了整個打麥場上的人，立刻，老張就被圍在人圈裏。於是這個年青農人，開始指手劃腳的向大家報告他所知道的一切。

「喂！吵得要命，小鬼，聽我說——你們知道那傢伙真有趣，噤哩咕嚕的，還對我鞠躬叫『先生』哩！」老張橫撇着對大家扮醜相，引得全體笑了一陣。「別的話不懂，『先生』這一句倒聽得明白——呸！小鬼，聽赤佬說的是東洋話啊！」「我講：昨天，誕曹港開到了二隻大輪船，黑壳子，扯太陽旗。船停了港，不多辰光，就有一只小汽艇裝了三十多個『赤佬』上岸，到那邊村裏搶吃的東西，還要女人，村上的人多避到五里路外的後村去，後村有李隊長的弟兄駐守着。真有鬼！三個『赤佬』白送死！搶東西搶昏了，離開隊夥，亂兜亂轉，跑到後村來了。李隊長連忙發令圍捉，二個想逃被開槍打死，一個躲到蘆柴裏，被繳械活捉住了。李隊長就連夜派弟兄送到這邊來，這時候，還暫目監禁在特務隊裏呢！」

「司令部說，（口頭上指揮部總稱司令部）暫時不允許老百姓去看，恐怕人多秩序亂了難辦，還有你們知曉了也不許聲張，誰到外面去放風，誰就是狗娘養的漢奸！哼！不客氣，給老張知道就要砍腦袋！」

人們帶着失望的心散開了。老張才鬆一口氣，笑着向我們說：「老戈！你可以去看！司令部請的，還有三位『文』先生！」

這裏到特務隊部只隔二條田岸，我們很快的就走進了那俘虜的禁處。

當踏進左半是豬圈右半是牛棚的一間矮小的草屋子裏，馬上就瞧見了那個可憐的同種人：矮矮的身材，表示出結實很耐勞的樣子。穿了一件白襯衫和一條黃卡琪短褲，蒼黑的臉孔，生滿短鬍子，二隻絕望的眼睛，微瞇的流覽着每一個人。身體不住的顫抖，頹唐的坐在一條長凳子上，二手二腳還是自由的，他能够隨意的抽一支香烟，但是有八個弟兄監視着他。

當我們一行人進去時，就恭敬的站起來，立正，行一百二十度的鞠躬，嘴裏稱呼着：「先生！」我們開始和他談起來，他的說話很不善辭令，而且很拙笨，老是用同一個方式回答每一個問題，這當然是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一個普通敵國老百姓的徵象。

「朋友，你叫什麼名字，今年幾歲了？」

「先生，我叫平田久赤，今年四十二歲。」

「什麼地方人呀？你的職業怎樣？在戰前。」

「先生，我是日本福津縣人，世代務農爲業的。」

「……」（略）

「……」

「你到中國來的經過怎樣？」

「是應國內第五次的徵召到中國來的，先生，我是屬於山本聯隊第二中隊底一個工兵！徵出來半年了！」

「你現在覺得如何？」

「沒有什麼，我覺得先生們待我太好了。同時貴國的散軍（游擊隊）很厲害，我們本來很相信短時間內可以征服支那的——不，現在聽到貴國的話，才知道上了當！（當然指他自己國內軍閥而言）……先生，請寬恕我的過錯！……我願意替貴國效勞！」

「……」他又繼續地很沉痛的訴說着國內情形和軍閥們對他的強迫和欺騙的絕望。

每個人給他的言語感動着。室內的空氣裏，飛揚了憂鬱，沮喪和黯淡……直撲着人的臉。不久，我們帶着一顆沉重的心，離開了這個可憐的被騙的盲目的俘虜。

（註一）洪流就是當地報界中所組織的，定期出版宣傳刊物洪流，為第五支隊的喉舌，出至四期因經濟關係停辦。

(註二)當地人稱敵人叫赤佬，赤佬就是鬼的代名詞。

突 擊

古城區裏，小的衝突，幾乎每天都發生着，尤其是巡哨的接觸最多，這對於大隊似乎太平凡一點，於是在每個游擊員的心裏，同樣的燃燒着一個希望：那就是常久沒有痛痛快快的幹了，我們必須要好好的來一下子啊！

指揮部裏的收發無線電報機，經過一個曾在工專畢業的機械科學生修理後，重又開始活躍起來。十二月二十一號清晨五點鐘，一個密約的消息從第七區江南挺進隊第二支隊司令部（註一）發出，約言當日下午正一時在澄錫公路北渚段圍擊敵調防軍。

江南挺進第二支隊司令蔡潤祺和本指揮部專員袁亞誠，原是黃埔軍官學校的先後同學，早先就有着很好的感情，現在大家同樣的在淪陷區內幹着步調一致的救亡工作，自然更覺志同道合，所以這種協作游擊的有效的發揮，已經不是一二次了。

本指揮部離開北渚只有卅里路程光景，那裏是一個荒僻的小鎮，河道縱橫，形勢險要，澄錫公

路緩緩地在它西北面展開去。沿公路除了一堆堆兵燹後的廢墟外，是很難瞧得見有村莊農舍的，就像在這遼闊的原野上，僅寂寞的點綴着許多高高低低的墳山，隱匿在茂密的常青樹叢裏。

下午一點鐘，這裏，大隊已經會合齊了。率領這次突擊的忠義救國軍第三大隊的指揮，是袁專員親自担任，他和江南挺進支隊司令經過一個短時間的密商後，就各自把配置好的隊部，埋伏在沿公路有著優越地位的墳山叢里。

時間在焦急裏一秒一秒的挨過，已經四小時過去了，公路上仍舊靜悄悄的。大家想：「他媽的，還不來送死！天再晚下去，難道老子空身回去？」司令很明瞭大家的意思想，就安慰似地說：「我們要完成偉大的任務，非有忍耐心不可！光性急是容易壞事的！記牢！兄弟們，尤其是今天是突擊！是突擊！」——「六點鐘，等六點鐘，我們再定！」

四點三十七分了，鬆弛的空氣突然進入緊張狀態。絕對的緘默。每個游擊員用耳朵偵察着地下傳來的聲浪，自然而然的檢查了一下自己佩帶的傢伙。聲浪愈來愈大了，是車輪碾過地的震動，不到一刻鐘，公路上出現了三四輛用汽車，每輛至少載有三十個到四十個敵軍，全付武裝着，風馳電掣地駛近來了。

在人眼瞧不清楚的一霎那，不知誰首先很精熟的扔了個手榴彈，一陣可怕的炸爆，正中前一輛軍用車的左輪，那軍用車倏的直竄起來，駛出了公路，撞翻在一條渾水的溝渠里。後邊兩輛車顯得極度的驚惶，前進在無形中停頓下來，探出在車廂外面的重機關槍和自動步槍，開始急急的向四周盲目的掃射。

一陣震撼天地的吶喊，在墳山後面，手榴彈，步槍，水機關槍，一時全都集中火力向敵人的軍用襲擊。子彈像狂暴的冰雹，痛擊着上的鋼板，猛烈的爆炸，揚起了濃厚的塵土。敵軍的機槍忽然作着遠射程角度的射擊，想掩護那些從溝渠裏逃出來的土匪鼠。這無異的給大隊一個時機一點餘裕，在這不可坐失的一瞬間，大隊把自己發射的火力一再提高，便正在溝渠里爬出來的敵人，一個個重又滾仆下去，便擠上車門口的亡命者，一個個重又跌入死的漩渦。

這是一個顯著的失敗，敵軍用車終於捨下了不及救護的傷兵，和許多積餘的槍械，立刻衝出了大隊控制的勢力圈，一壁繼續作更猛烈的發射，一壁打着倒車旋駛回原防地去。

大隊爲了避免他種危險起見，對於被棄下的垂死者，不得不加以肅清——一個江南挺進隊裏的機關鎗手，很小心純熟的施完了他的技能，於是，這裏，有着三十二個屍體，在公路四周安靜的躺

着。沸滾的那輛汽車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焚燬得破殘不堪了。長短械棄滿一地。

天色已經很遲了。狂歡替代了吶喊。大隊唱着軍歌重新聚合起來。

（註一）江南挺進隊第二支隊司令蔡潤祺，爲江蘇省府委任第二區保安副司令兼常熟縣長，迭在錫宜路武宜路和常熟西鄉第七區一帶游擊區內，從事工作，屢建奇功。

爭鬥的路

這是一件有趣的事實，而且無疑的是證明了每一個黃帝的子孫，全都醒覺了，甚之那些毫無知識的草莽英雄們，他們的確也明瞭現勢是怎樣的嚴重。他們雖然不懂得政治上的那些名詞——反侵略陣線，全民戰爭等，但是有同一個信條使他們踏上爭鬥的道路，那就是自由。每個人都酷愛着自己的自由，要不做奴隸，要重回到自由的空氣裏呼吸，那就得爭鬥——那血的爭鬥！

當隊部裏的宣傳工作，還沒有灌向這些偏僻的小村莊的時候，出於意料之外，在東鄉的一個頭山的小地方，有三十多個土匪，竟十分虔誠的自動願來加入隊伍，從事救亡的工作。他們是土匪，但也是一羣馴良的農民，寒冷和飢餓驅逼他們走上了這條末路，他們爲了報復私仇，就忘了一切的聲名搶掠富戶和燒毀田主的勾當。總於，他們醒覺了，爭鬥的銅錢一樣的聲音，使他們回到了新生

的路，做一個爭取民族解放的戰士！

這種懇摯的歸誠，感動了整個的隊部，他們——將會永遠不息的爭鬥下去！用血！用力！直到死！

時間很快的在動盪中過去，新的一九三九年又來了。

是一個寒冷的深夜，淅淅瀝瀝的細雨，一條長的行列，重又踏上了永遠走不完的爭鬥的路途！

「……上好子彈，瞄準敵人！

不打自己人！只打日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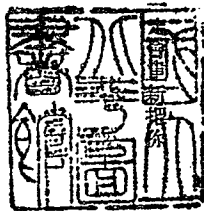
我們有熱的胸膛！

我們有鐵的心！

維護中華民族！

還我自由身！……」

親愛的故鄉！美麗的古城！我們是永遠地戀愛着你的！靜靜的期待着吧，我們建築在光明裏！





有 所 權 版

二 江陰游擊漫記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三 月 初 版

著 者 歐 陽 戈

出 版 者 建 社

發 行 者 中 華 大 學 圖 書 公 司

上海寧波路一三〇號

—— 每冊實價法幣八分 ——

182

71775

11